

「中國譯日本書綜合目錄」 評介

潘華棟

一、緒言

國際間文化的互相影響，基本上是由直接的接觸和間接的溝通所構成。直接的接觸見之如外交、旅遊、移民等；間接的溝通則透過書刊的翻譯而形成。我國在鴉片戰爭以後，漸漸感受到西方「船堅砲利」的優越，因而興辦洋務運動，其主要目標乃係吸取西方科技之長以補自己之不足。洋務運動對西方現代文化的引進貢獻不少，諸如：進行各種建設、派遣學生到國外留學、設立同文館以培養翻譯人材等，同文館栽培了不少外交上的翻譯人材，館中師生也譯了不少西書，介紹西方的現代文明，這些譯書對第一階段的中

國現代化產生了不少影響。至於日文書籍的中譯，最早的要算一七七七年日人清無量壽根據日本淨瑠璃劇本《戀娘昔八丈》譯成中文的《阿姑麻傳》；第一本由中國人翻譯的日文書則為一八八三年姚文棟的《琉球地理志》。甲午戰爭以後，中譯日文書籍數量大增，百年以來，中譯日書數量已近六千種。

可惜的是，中譯日書儘管已有一百年的歷史，但一直沒有一個完備的目錄以供學術界參考。在西書中譯方面，早期已有光緒年間梁啟超之《西學書目表》，徐維則之《東西學書錄》等，近期則有臺灣國立中央圖書館編之《近百年來中譯西書目錄》及《中譯外文圖書目錄》等。日書中譯目錄方面，日本學者實藤

惠秀做了不少工夫，編過幾個目錄，但著錄之書籍有限，而且有些是油印本，有些則祇刊於日文期刊內，在日本以外的地區，不易見到。

爲使日書中譯有一完備的目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於一九八〇年出版了由譚汝謙主編、實藤惠秀監修及小川博編輯的《中國譯日本書綜合目錄》，全書共約一千一百頁，另附圖版十四頁。現試就該書之內容及體例等作一評介，以正之海內方家。

二、本書內容簡介

本目錄著錄中國大陸、臺灣、日本、香港及其他地區出版的中譯日書，時間由一八八三年起至一九七八年止，總數達五千七百六十五項，科目包括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科技及自然科學等，其中以社會科學（一五二八項），科技（一四〇五項），語言文學（一〇一五項），數量最多。這些譯作包括蔡元培、梁啟超、魯迅等名學者的譯著在內。本書所著錄的中譯日書，數量極爲齊備，甚至連中國大陸出版的內部傳閱，並不公開發售的譯作（在本書內稱爲「內部書」）數以百計，都搜輯入本書之內，這就難怪普林

斯頓大學 Marius Jansen 教授驚嘆，在爲本書撰寫之序文中，譽之爲「百科全書式的書目」(Encyclopedic List) 云。

筆者曾經利用兩種本書未曾採用過的圖書目錄，將其中著錄的中譯日文書籍和本書收錄之書籍互相核對，證實本書著錄之完備性確實很高。這兩種書目是

(1) 一九三五年上海良友圖書公司出版，阿英編的《中國新文學大系》第十冊《史料索引》中之「翻譯總目」，該總目著錄中譯日文書籍有文學理論六種、文學作品十二種（其中一種因內容稍有變動，採用另一書名出版，實際上爲十三種），這十九種文學書籍，本目錄一無遺漏。

(2) 一九七八年臺北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資料中心與現代企業經營基金會編印的《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出版品目錄》第二輯，此書著錄之中譯日書共五十二種，未採入本目錄的僅有下列三種——

- (a) 《銷售管理實務》，古谷野英一撰、徐代德譯，民國六十二年，臺北，新代出版社出版。
- (b) 《成功的人事管理》，兒玉龍介著、樂水譯，

民國六十七年，臺北，國家出版社出版。

(c) 《如何提高工作效率》，谷口芳三撰、廖啓東譯，民國六十一年，臺北，王家出版社版。

這三種書籍中的(b)種是一九七八年出版，和本目錄編印的截稿年份相同，因此，它未能及時編入，不能算是一種遺漏。事實上，任何一本書目，決不可能絕無遺缺，如果與其他書目比較，本書的完整性已達到極為可觀的程度，這由它所附的徵引書目達五十種，一切主要書目幾已網羅淨盡可以看出來。

本目錄由三部份構成。第一部分是序跋之部，共計八篇，由名學者陳荆和、實藤惠秀、Marius B. Jansen、孫國棟、金耀基、孫述宇、陳方正及本書主編譚汝謙執筆，這些學者都學有所精，研有所專，從其專長的學術觀點，對本目錄提供精闢深入的分析 and 意見。主編譚汝謙的「中日之間譯書事業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代序)長達十五萬字以上，並附三十三幅分門別類的圖表，從譯書的歷史角度，透視中日文化交流的經過，深入而詳盡。其他七篇序文的作者在學術界都卓著聲譽，各就其所長對本目錄評釋，使讀者對本書有更深入的、全面性的、系統性的了解。

譚汝謙的代序是總論，其他七篇是分論，由此可見編者在物色撰序人選方面也經過刻意的安排。如果讀者誤會這些序文是一般性的應酬文章而輕輕放過，買櫝而還珠，那就太可惜了。

第二部分是正文，也就是目錄之部，這一部份把著錄的書籍按賴永樣編訂之《中國圖書分類法》新訂本分為十大類，每類之下尚有複分。每一項目包括：(1)中譯書名，(2)原著者，(3)譯者，(4)出版事項，(5)稽核項，(6)出版時定價，並盡可能註明原書名，必要時還加上小註。作為一個書目來說，這樣做法，可說已很完整，對使用者提供了一切應有的資料。此外，每一著錄項目(Entry)均編有一個號碼，由兩段數字組成，第一段是分類碼，第二段是該項目在該分類中的排列次序，例如：大久保傳藏著、陳炳祥譯《以德報怨——不可忘之一頁歷史》一書，編號是六四〇、〇四一，其中六四〇是分類碼，在分類表中代表史地類之中國外交史，〇四一則為該書在六四〇類中的排列次序。這個號碼，主要是供索引之用。書名均用黑體方頭字體印刷，而且每一項目之間留下適當空白，閱讀方便，且極為悅目。

第三部份爲索引，包括書名索引、著者索引、譯者索引，這三個索引均按筆畫多寡排列，同筆畫的字則依起筆之點、橫、直、撇（永字八法）之次序分先後。此外，爲了進一步便利讀者檢查，另附四種輔導索引，即索引首字筆畫檢字表、索引首字四角號碼檢字表、索引首字漢語拼音檢字表、索引首字日本語讀音檢字表。另外尚有本書中各出版者全稱簡稱對照表及參考文獻目錄。

三、本書的優點

上文已把本書的內容及特點介紹過，現在試舉出幾種本書的優點：

(1)「互著法」的採用。當著錄之書內容涉及二個主題時，本目錄依內容所側重者分類。若兩主題在書中的重要性是平等的，則依篇幅較多或在前之主題分類，其餘主題，另作「參見」，這樣可使讀者隨便從那一個有關的主題都可以檢出該書，此即清人章學誠所提倡的「互著法」。此法在本目錄中盡量採用以利讀者尋檢，例如：田邊尚雄著、陳清泉譯之《中國音樂史》，在本目錄中列入美術類——音樂之部，分類

號爲九一〇，但這本書的次要主題爲中國文化史，分類號爲六三〇，無論讀者從美術類或文化史類角度尋檢該書，皆可成功。

(2)索引採用著錄項目號碼引見以代替頁碼引見，因爲一頁中可能有好幾項，不及用著錄項目號碼那麼迅捷。

(3)在著者索引中，每一著者後附以書名。在書名索引中，如書名相同，而著者、譯者不同，則在書名後附著者或譯者姓名以區別之。如此，則翻檢時從索引中立刻知道有沒有自己所需要的書，或那一項是所需之書，而不必根據索引號碼一一翻閱正文。例如：張資平譯的書在本目錄著譯者索引中有二十五種之多，其中《近世社會思想史綱》排在最後，如果著譯者索引中不列出書名，尋檢時要按索引號碼翻檢正文二十五次才能找到，但現在只需翻檢一次。

(4)正文及索引之部，每頁天頭近書口處，均標明該頁包含那些項目，例如正文頁三七五標出該頁包括的項目爲「五七〇・〇〇八——五七〇・〇九六」，著譯者索引頁八六三標出該頁著譯者姓氏爲「十畫高、唐」。翻檢時一看天頭，即可知擬檢索的項目是否

在這頁，節省時間不少。

(5)叢書若是整套著錄，則在索引中除可以檢到叢書名及編譯者外，亦可根據分析款目引見查出該叢書中的每一種書。例如：《農學全書》（津田仙等著沈紘等譯）一書，除可以從著者索引、譯者索引、書名索引檢出該叢書外，又可以從著者或譯者索引中檢出該叢書所收之《接木法》（竹澤章著，羅振常譯）一書。

(6)檢字部份，因中文寫法不同，筆畫計算亦異，本目錄在筆畫檢字中，一切可能的寫法均用「參見」法引見本目錄所採用之寫法，這種參見，在本書比任何其他索引為詳盡，同時又因目錄中有很多日人姓名，所以檢字時還兼顧中日兩種文字的不同寫法。例如「國」字，日文作「国」，日人姓名中的「柄」字，中國人習慣上寫作「棲」，在檢字中都作「參見」。

這些方法其實都是常見的，但在一般的目錄中，能全部採用而且做得這樣體例周全的還不多。例如：臺灣國立中央圖書館編的《近百年來中譯西書目錄》及《中譯外文圖書目錄》既沒有主題參見，也沒有任何索引，經常使用索引者，會了解這些沒有索引的工

具書，在使用時不僅浪費時間和精力，而且也不一定能找到所需的資料。所以不應以為這些方法是彫蟲小技而等閒視之。

四、體例的商榷

本目錄的編纂體例很精密，也很完備，但在編製過程中，也有疏忽之處，茲舉數點以供編者參考——

(1)譯者姓名不詳的，在本目錄中有各種不同著錄法：

(a)用「譯者不詳」著錄：如編號八六〇・〇三一
的《千羽鶴》。及編號八六〇・三一〇的《紅色、藍色、茶色》。

(b)用「不著譯者」著錄：如編號〇九〇・〇〇四
的《中國經學史》。及編號五五〇・〇七八的《中國經濟史考證》。

(c)用「佚名譯」著錄：如編號二二〇・〇一四的
《印度佛教史略》。

(d)用「佚名著譯」著錄：如編號五八〇・〇四四
之《日本憲法義解》。

(e)在正文之部不著錄譯者項，但在書名索引之書

名後注明「譯者不詳」的，如編號八二〇・〇一四之《中國文學概論》及編號五九〇・一三〇之《科學遊戲》。

在上述五種著錄法中，凡用(c)(d)兩種著錄法的，譯者索引都作「佚名」，用(a)(b)兩種著錄法的，譯者索引中均無這些款目，大概因為「佚名」是名詞，而「不著譯者」或「譯者不詳」不是名詞的緣故。實際上，所謂「佚名」既無其人，使用工具書者絕少查檢這個項目，所以在索引中無大作用，但在正文中則較重要，仍以統一著錄為宜。

(2) 一套書多冊，因各冊不同一年出版，有整套著錄，有分散為幾種著錄，例如：

(a) 整套著錄的，如編號六四〇・〇八三之《蔣總統秘錄》共十三冊，出版年為一九七四——一九七七。

(b) 分散著錄的，如編號五五〇・二〇五之《資本論入門》上冊，及五五〇・二〇六之《資本論入門》下冊，此二書之著、譯、出版者均同，唯一不同者為上冊一九五九年出版，下冊一九六〇年出版，同樣情形亦見之於編號五五〇・〇七九及五五〇・〇八〇之

《中國經濟史考證》等。

(3) 叢書如整套著錄，則在著者及譯者索引中均有分析款目，上文已有介紹，有些不是叢書，但一書中也包含一種以上的著作的，如編號八六〇・三五四的《宮本百合子選集》第三卷包括有《播州平野》、《知風》，如果能做《播州平野》及《知風》的著、譯者索引更佳。

(4) 著譯者姓名有一種以上的寫法時，本目錄一般都在著、譯者索引中，各種寫法都同時做索引，所以不論用何種寫法都可查到，例如：陳景韓又名「冷血」，因此陳景韓以「冷血」為筆名譯的《白雲塔》在譯者索引「冷」字項下可以查到，在「陳」字項下亦可覓獲。

但也有不依此體例的，例如：周作人又名周啟明，在本目錄譯者索引中「周」字項下，以「周作人（周啟明）」著錄的譯書有《日本小說集》等七種，以「周啟明（周作人）」著錄的譯書有《日本狂言選》等四種，如果照「陳景韓」的著錄例，《日本小說集》等七種應同時著錄在「周啟明（周作人）」項下，《日本狂言選》也應著錄在「周作人（周啟明）」項

下，方可免查檢時顧此失彼。

又如樓適夷之著作有些署名「適夷」而無「樓」字，本目錄正文中，有些據原書著作「樓適夷」，如八六〇・二三一之《賀志直哉小說集》，有些據原書著作「適夷」，如編號八六〇・〇三七之《小林多喜二選集》（第一卷），有些原書署名「適夷」，但著錄時在前面加「〔樓〕」字，表示此字為編者所加。但譯者索引中只有「〔樓〕適夷」一項，排在「適」字內，而「樓」字內並無「樓適夷」一項，因此在譯者索引中無法檢出「樓適夷」。

(5) 按照本書體例，日本機關團體編撰的書籍，如果該機構名稱中無「日本」兩字，本目錄在著錄時都在前面用圓括弧或方括號加入「日本」二字以資識別，在索引中此附加的「日本」二字則略去不計。此體例甚善，但其中亦偶有未遵照此例的，例如：日本「育成會」編的《歐美教育概觀》，在著者索引中，一本排「日本育成會」，另一本則排「育成會」。

(6) 書名前的冠詞，據本目錄凡例第十四條之規定，在不影響書名原意之下，排檢時均略去不計，並以圓括弧表示。例如《（新撰）日本文法教科書》，在

書名索引中排「日」字，不排「新」字，但書名索引有《新撰三角法》等十五種仍排「新」字，皆未遵此體例。

又「新纂」、「新編」二冠詞意義與「新撰」同，但在書名索引有《新編小學物理》等八種，《新纂兒科學》一種，《新譯日本法規大全》等七種，均排「新」字，並未略去該等冠詞。

以上幾項都是編纂過程中的小疏忽，工具書的編纂，工作艱巨繁瑣，這些小疵是無可避免的，本目錄體例完美，以上幾點意見盡屬野人芹獻，僅供此書再版時參考。

五、校正錯字

本目錄印刷校對也很精細，但仍有一些錯誤，例如：

- (1) 序文之部頁四十二第十五行《全書新書目》應為《全國新書目》
- (2) 著者索引頁八一五左倒數第六行「島田翰」應作「島田翰」。
- (3) 著者索引頁七七〇左第二十三行「金閣寺（鐘

肇政等譯」，其中「鍾肇政」應為「鍾肇政」，書名索引頁七三三右第六行亦然。

(4) 正文頁四五〇左倒數第二行「佚名氏(編)」應作「佚名氏(編)」。

(5) 譯者索引頁八八六左第三十三行「褚華」條內應加入「木棉譜一卷」。

(6) 本目錄在印刷期間收到的新資料均編入「補遺」之內，共三十三頁(頁六七〇至七〇二)，編排形式與正文全同。為方便檢索，每一類如有補遺的，均在正文該類之末註明「(尚有補遺項目見——頁)」。

。但五七〇政治類(頁三九九)之末漏去此註，故此，五七〇·三二〇至五七〇·三五八各條(頁六九一

至六九五)，根據索引指示之號碼無法查出。應在五七〇類之末補入「(尚有補遺項目見六九一——六九五頁)」註。

六、結語

本書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書目引得叢刊第一種，第二種為日本譯中國書綜合目錄，是本書的姊妹篇，這兩冊目錄都是一九七九年香港中文大學主辦「中日文化交流國際研討會」的獻禮，透過兩本網羅完備的目錄，使讀者對中日文化交流的概況，有更進一步的具體了解，圖書館工作者和學術工作者亦多了兩套完善的工具書了。

故國啊！您令人魂牽夢縈！

華振之著

故國神遊

第一集 70元
第二集 70元
第三集 70元

合購 190元

當史地讀也可，當遊記讀也可，當文學讀也可！

郵購九折·郵撥一九二七四書評書目社